

美存在于观者的眼中

——由《思考建筑》解读彼得·卒姆托的建筑观

Beauty in Viewer's Eyes: Reading "Thinking Architecture" by Peter Zumthor

撰文 刘洋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生

《思考建筑》是由瑞士著名建筑师彼得·卒姆托所著，该书中文版于2010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引进。书是蓝色硬装布面，上面的白字边界有点毛糙，乍一看觉得装帧不是很精美，但实际上这可能恰恰是卒姆托立场的一个佐证：每当你想到《思考建筑》时，最先想到的就是它蓝色布面的触感，物质性转化成了回忆，并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激发情感。

书并不厚，但是内容高度精炼，读的时候经常需要停下来体会、揣摩。彼得·卒姆托的建筑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宁静、和谐、质朴，恰到好处、浑然天成。之前一直好奇他的设计方法，读过之后既感到满足却也很懊恼，因为卒姆托做设计大部分是靠直觉的，基本无法模仿。

建筑首先是物质的

本书一上来就颠覆了一个在建筑认识领域长期以来比较基本的观点：建筑要表达意义。曾经以为，情感唯有通过意义才能够被激发，但是卒姆托告诉我们也许不是这样。

在书中，卒姆托没有提到任何当代的或者历史上的建筑理论，大部分的字句花在了对某个美好场景的描述：一个温馨的就餐环境，一缕光线如何在天花上反射，一次愉快的充满智慧的交谈……。他关注的唯有此时此地此景，而非一个引申出的社会学的或者哲学上的意义。

“当我们注视着那些平静自在的物品或建筑时，我们的感知亦变得平稳而迟钝，我们感知的对象没有传给我们任何消息，它们仅仅是存在着的。我们的感官逐渐变得沉静，不再急渴。它们超越了标志和符号，开放而空寂。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些平常我们无法将意识聚于其上得东西。此时，在这感知的真空中，某段记忆也许会浮现，它似乎是一种从时间长河深处产生的记忆。现在，我们对这一对象的观察包涵了对整个世界的全部预感，因为这里的一切无不是可以被理解的。”（《思考建筑》P17）



封面



彼得·卒姆托

笔者觉得无法将这段话以任何一种其他的形式再诠释一遍，唯有将它整段摘抄。这段话乍看起来似乎有点不着边际，但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对着某个物体发呆，可能是一块石头，可能是一棵树，可能是一片云，它们没有任何哲学或者社会学上的意义，但是我们被它们的形状或者纹理所吸引，精神和注意力被调动，在某些特殊的环境中，我们甚至可以被它们感动，仅仅是因为它们真实的形态。

“我感到时光流逝，注意到生活在彼处彼所上演，且使该场所充满一种特别的氛围。在这一刻，建筑的审美和实用的价值、风格和历史的意义都退居次要。”（《思考建筑》P26）

“有人给我看了一些照片，拍的是一座复杂的建筑。不同的区域、平面、体量看上去重叠在一起……。不知何故，它看起来好像是二维的，缺乏深度感，有一刻，我以为自己是在看一张画得花花绿绿的卡纸模型……。后来，当我听到建筑师的大名时，我颇为震惊……。他所写的当代建筑综述，其中涉及了不少哲学主题，也被广泛刊印……。我是不是下了一个过早的、无知的判断啊……。”（《思考建筑》P60）

可见，卒姆托认为建筑的物质性是第一位的，建筑就是建筑，建筑也只能是建筑。传达出情感和氛围的可以是建筑的物质性。相反，一座被过分赋予了意义并且强烈希望表达意义的建筑就好像在喋喋不休地向使用者唠叨，而不是建筑本来该有的样子——张开双臂随时欢迎朋友进入。

而一块石头、一块木头，没有任何语言信息的物体如何能激发人类的情感呢？卒姆托认为，这一定和人的记忆有关。有些记忆可能来自于童年，有些可能来自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而那些感动了不同文化背景年龄层次的人群的建筑，一定是触动了人类更为本质和共性的记忆。人是有某种共性的，即便在不同的文化里，一些共同或相似的生活经验，抑或是生存的记忆就是我们感情上共同的基因：天空的广阔感，木材温暖的手感，石头的时间感和重量感……

然而书中并没有说明如何去操纵这种物质和情感的联系，卒姆托认为，唯有发自内心的体验才能够抓住这两者的联系，换句话说，只有靠直觉。笔者先是感到懊恼后又感到庆幸，如果书中写明了如何解开物质与情感的二元方程，那这个世界将是多么无聊！

美的形态

我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清楚地知道哪些是美的，但说不出为什么美。卒姆托和搭档也曾经做出过定义美的尝试：试图描述他们感到美的若干个场景，提炼其中的共性，然而他们失败了，因为美似乎存在于彼时彼处，没有所谓的共同要素。

个人认为，美在可以被解读的一刻死亡。它总是游走在时间和空间里，任何试图抓住美的尝试最终只能导致失去美。我们可以体会美、诠释美、不断地接近美，但是始终难以达到美、理解美和分析美。一如我对艺术的理解：它产生于情感，最终回归于情感。艺术在可以被解读的时刻变成了科学，在可以被量产的时刻变成了消费品。

书中有两大部分和美有关，卒姆托将美置于建筑的最重要位置上，认为美的内核是浓缩的本质，基本上还是要回归到物质性这一点上来。他还讲了若干个让他觉得美的瞬间，并分别对其中美的特质进行了总结（虽然这么做可能毫无意义）：美应该是感官的、恰当得体的、自然的、实用的、逻辑的……。这么看来美其实是非常发散的，唯独有一点共性比较明确：美是一种情感体验，让人感到愉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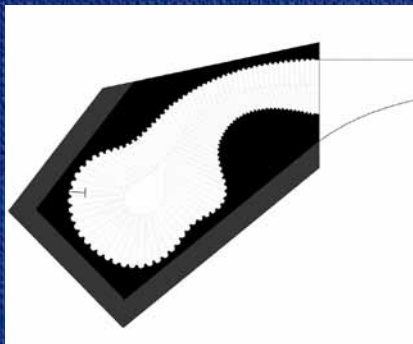
“美不具备某种形态，它自然而然地产生，恰到好处。它的存在非常真实、准确、单纯，比如晚霞微妙的冷暖渐变色，美存在于观者的眼中。”（《思考建筑》P84）

但是卒姆托相信，美虽然难以把握，但是仍旧可以被设计出来。他援引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对诗人贾科莫·莱奥帕迪的评论：“他提倡在每幅图片上，在细节的缜密限定上，在对象、采光、基调的选择上，都做到高度精准，都不吝繁琐地加以留意，以达到想要的隐讳，隐讳的诗人才能是精准的诗人！”（《思考建筑》P31）。这让笔者作为一个从事建筑设计的人得到了一丝安慰——隐讳的美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卒姆托觉得，重要的可能并不是逻辑，而是体会：丰富多样性乃是散发自事物本身，我们应留心观察，应用到建筑上。而这对设计者就意味着，力量和多样性必须从构成任务的事物中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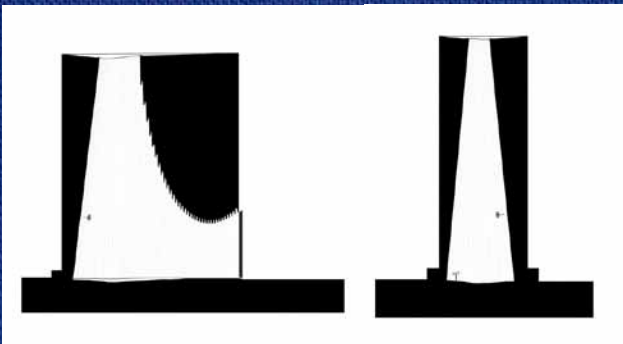
体察入微

建筑具有艺术的侧面，而艺术和情感有着密切的联系。卒姆托的建筑中始终散发出一种恬静悠然的气氛，建筑所激发的情感非常平和朴素，而这在今天主张张扬表现的建筑潮流中尤显特别。

如果将建筑和其他类型的艺术做比较的话，那么电影恐怕是最接近建筑的：首先是形象，然后是动态的展开，说明一个故事或者传达一种情感。卒姆托的建筑就像一部淡然而悠远的电影，而这种品质难能可贵。回想一下，那些最感动我们的电影，几乎都是淡淡的，在平实的叙述中流露出意义，却更能震撼我们的心



平面



剖面



圆木模板形态及完成效果



教堂内部

灵。这其实就是我们东方文化所说的“意境”。

建筑的这种“意境”也最难表达，因为其他表情如动感、宏伟庄重、欢乐在设计的过程中都有足够多的表现手段和方法，一如电影中的动作片、史诗剧、喜剧都有非常成熟的套路，只要照方抓药就行；唯独这淡然悠远的意境最难拿捏，首先没有套路，而一旦有了套路、进入套路就会被观众察觉，而且“导演”也不可有太明显的动作和声响，只能偷偷地、轻轻地把想说的话溶解在建筑的空气中，在不被察觉的状态下让观众领悟到。

想要做这样的建筑很难，却也不是不可能。首先要提高个人的修养和敏感度，善于捕捉空气中气若游丝的情绪；然后，这个“导演”必须是个内敛、沉默和安静的人，能够完美地隐藏意图，溶解、缓慢释放意义，让“观众”自己去领悟，而不是强硬地去表现意义。这种“微”的情感正是这个时代缺失的精神，一如电影院里不再能看到《阿甘正传》，却轮番上演着各种版本的《阿凡达》。

以卒姆托设计的Bruder Klaus教堂为例

这是为了纪念一位独自修行的骑士而建的乡村小教堂，矗立在一片广阔的山野里。修建过程本身也是一项充满艺术感的设计：用112根树干搭出一个柔软的帐篷形态，然后是帐篷外周24天每天半米的混凝土夯筑，达到设计高度时点一把火，树干平静地烧了三天。建筑的内壁留下了树干的纹理、熏黑的色彩和木头的味道。

这个建造过程就像一个仪式，但是又去除了所有的宗教符号，仅是土、木、火和风这些最自然原始的元素，却让人心生敬畏。设计师把想说的话埋藏在物质之中而不露一丝的痕迹，含蓄而深沉。打动我们的其实就是浓缩了的本质，是这个建筑以及其建造过程本身，而非主义、风格和符号。从物质到精神，观众是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来完成这个过程，达到对意义的补充，建筑师仅仅是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感触的机会，是一个平和的陈述者。 **AT**